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 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 每份售六百元

第一卷 第九期

專論

和平與太平 雷海宗

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潘光旦

中國經濟危機的出路 笪移今

特稿連載

思想之改造(下) 胡先驌

書簡

給英國老約翰 蕭乾

觀察通信

穀倉邊緣的饑饉(湖南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浙江政情(杭州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台灣鱗爪(台灣通信) 讀者投寄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孟德遜——最幸運的作曲家 戴文賽

尾頁

越北見聞回憶錄·西江月·負生偶記·任鴻雋函·陳衡哲函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啟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徐盈 馬寅初 許德珩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胡先驌 馮友蘭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曾昭掄 趙超構 葉公超 劉大杰 錢端升 錢淸廉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柳無忌 孫克寬 許君遠 高覺敷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趙家璧 雷海宗 潘光旦 蔡維藩 錢能欣 錢歌川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獨立的·客觀的

·超黨派的·

觀察

徵求直接定戶

敬告讀者

本刊還祗出了幾期，銷數已經增加到九千餘份。目下一般刊物很少有直接定戶，本刊在出版後一個月中，直　定戶超過一千名以上，這種情形在我們自已實在也是出乎意外的；可見今日中國社會非常需要有這樣一個獨立的、超黨派的、自由思想的、並且在水準以上的刊物。

但是一個優良的刊物，必須得到更多更廣泛的讀者的愛護和支持，始能有更大的前途。任何一種社會事業，假如祗靠幾個人的苦撐努力，那麼一方面這種努力難望達到理想中的成就，一方面這也是不公道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希望有更多的讀者來做我們的直接定戶。就目下本刊的發行情形而言，每十個讀者中，祗有一個是直接定戶，其餘九個都是零購讀者。我們對于直接定戶，訂有優待折扣，並且每期都是提前寄出的，祗要一次付八千或一萬元，便可坐讀本刊五六個月，既迅速省事，又經濟合算；而本刊也受惠不淺。假如先生尚未定閱，希望即日加入爲本刊的直接定戶，並在朋友間廣爲介紹。我們希望本刊同人和讀者諸君，聚力合作，來培種這個新生的刊物，使它在更多讀者的愛護支持之下，能有更多的貢獻；因爲這種貢獻是于國家有利的。

訂閱辦法

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及航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優待，款盡通知續定。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本刊出版一月半·銷行已達九千份

直接定戶已達千餘人

創刊號再版·第二期三版·第三期再版

全國知名學者教授六十餘人執筆

銷行遠至　康定　西甯　包頭　長春　蒙自　邕甯　海南島　新加坡　東京

·本刊一至八期目錄·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　王芸生
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　伍啓元
失敗的統治　儲安平
誰能替人民說話　吳世昌
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吳世昌
如何走上民主建設之路　莊智煥
說民主　蕭公權
中國需要重建權威　吳世昌
戰從義·政從仁　純青
論當前中國經濟情勢　伍啓元
九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津　楊西孟
二十一國和會　蔡維藩
英美未來可能的戰略防線　張印堂
中美英蘇之關係　胡先驌
糧食的國際分配（華盛頓通信）　陳之邁
戰敗後的日本（東京通信）　味橄
煩惱的美國人的煩惱（紐約通信）　楊剛
論知行　馮友蘭
再論知行　馮友蘭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潘光旦
時代的分析　陳友松
新時代與新時代的人文科學　伍啓元
家庭關係·政治關係·民主政治　吳恩裕
動盪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李俠文
思想之改造　胡先驌
個己的產生　廖世承
留學制度·留學生　許君遠
企業家與企業精神　簡貫三
我從泰興來　朱東潤
從對比到統一（科學）　高覺敷
社會性的統一（科學）　高覺敷
原子能研究的發展經過（科學）　戴文賽
牛郎織女（科學）　戴文賽
林浮與地球（科學）　蔡王侯
山水·人物·藝術（文藝）　卞之琳
論排場戲（文藝）　陳瘦竹
文學的價值（文藝）　李廣田
靜的戲劇與動的戲劇（文藝）　陳瘦竹
莎士比亞十四行（文藝）　戴鎦齡
文藝的空靈和充實（文藝）　宗白華
山行野記（文藝）　卞之琳
悲劇世界之變遷　宗白華
未了知之人類（書評）　胡先驌
英國司法制度（書評）　李浩培

觀察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分別撰寄

組黨傳說中胡適的態度·李聞之死·沉默中的潘光旦

山雲多幻變柳暗花不明·錢昌照的擔負·清査團在天津

宋子文的政策政績作風資本·重歸英國懷抱後的香港

張治中獨鎮西陲·一個非洲森林中黯夜的烏鴉尋覓者

赫契生穆懿爾鄭秉文沈宗瀚的中國農業觀

西南聯大化整爲零·中大解聘教授別記·蘭州秋色

時代煎熬的悲劇·動盪中的四川政局·南京外交圈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上海牯嶺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上海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漢口經售處：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經售處：新生書店
西安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
北平經售處：國際書店
濟南總經售處：大公報濟南分館
甘青寧總經售處：蘭州鳴遠文化社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第九期
卅五年十月廿六日

本期作者
雷海宗：清華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笪移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濟研究專員
胡先驌：前中正大學校長
蕭乾：復旦大學教授
戴文賽：燕京大學教授

和平與太平

雷海宗

我們今天常講「國際和平」，過去中國總說「天下太平」。這兩個名詞不能互換使用，如果說「國際太平」或「天下和平」，那在文字上與觀念上是不通的。「和平」是一個相對的名詞，相對的觀念。和平有兩個假定：假定有列國，假定有戰爭，和平只是列國兩次戰爭間的中間時期。既有列國，必有國際政治、國交與外交。有國際政治，必有利益衝突，利益衝突遲早必要引起戰爭。戰爭是列國世界必不可免的現象，幾乎可說是自然的現象。

「太平」是一個絕對的名詞，絕對的觀念。太平也有兩個假定：假定世界統一，假定沒有戰爭。過去中國稱實際所知的世界為「天下」，在主觀上「天下」就是整個的世界，所謂天下太平在主觀上就是全世界的穩定安靜，並且在理論上這個局面是永久的，戰亂只是臨時的與意外的變態現象。天下既已一家，當然沒有國際戰爭；失調時可以發生內亂，但那只能說是美中的不足，不能影響「美」之根本為美。

人類歷史，就大的政治輪廓言，只有兩種類型，就是列國世界與大一統世界。先秦的中國，羅馬獨霸以前的地中海世界，今日的歐美，是我們知道較為清楚的三個列國時代。羅馬帝國與秦漢以下的中國是兩個有名的大一統世界。列國時代，戰爭為正常，和平只是舊戰爭後的休息時期與新戰爭前的準備時期。大一統時代，太平為正常，戰亂只是脫離正軌的短期現象。今日的世界，實際包括整個地球的世界，是一個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歐美仍在列國，它把世界也組成一個大的列國；連當初自成大一統的中國，今日也不過是歐美列國中的一員。列國沒有太平，沒有太平的觀念，所以也沒有太平的名詞，今日在歐美的各種文字中找不出一個相當於中文「太平」的名詞。但第二次大戰後的歐美人類，似乎已開始有大一統的模糊感覺，可能不久要有與「太平」意義相同的名詞出現。但這是後話，暫且不必多加揣測，我們仍然繼續討論比較抽象的道理。

和平與太平，除了根本的性質不同外，時間上也有很大的差異。和平時期總是甚短，太平時期卻可以很長。和平很少能夠維持五十年的；兩次大戰之間，最多不過五十年，五十年間並且一定有幾次小的戰爭，十年的完全和平在列國世界是不可得見的。就歐美言，過去每一個世紀間都有兩次大戰，如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西班牙王位承繼戰爭（一七〇一至一七一三年），七年戰爭（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拿破崙戰爭（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年），統一戰爭（一八六一至一八七一年），第一次大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進入二十世紀後，大戰的步調加緊，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戰爆發，距離第一次大戰的結束僅有二十一年，現在似乎是已有二十五年大戰一次的趨勢，將來是否更加急促，也很難說。至於太平，其長可抵和平的許多倍。西漢盛期二百年，其間大體是安定的。唐初有百年以上的太平，滿清的太平也超過百年。這是列國時代所絕不可得的現象。今後的歐美除非是意想不到的根本變質，在大一統未能實現前，必難免週期性的為戰魔所困擾。

戰爭的必然性，來自利益的衝突，是人所共知的。此點無需多談，學歷史的人不必說，生在此時此世的每個人，每日所見所聞的，都是國與國間的磨擦與衝突，只要留心每日的新聞，對於國際利益衝突的道理就可看得清清楚楚。我們只推敲一下由和平進入戰爭的具體方式。

把和平世界引入戰爭漩渦的，就是均勢制度。列國並立，沒有一個安全，連最強的國家也不能有絕對的安全感。安全既有問題，各國自然求友；求友的自然結果，為國際間兩大壁壘的對立。至此，友邦的事也成了自己的事，自己的事當然也是友邦的事。自己的事已夠複雜，再兼管友邦的事，所以國際兩大壁壘之間的空氣總是緊張的，雙方都時時刻刻準備兵戎相見。「武裝和平」的一個名詞非常恰當，那是列國和平的絕妙形容。和平是外表，武裝是實際，遲早必有一個問題使兩大壁壘火迸。所謂國際均勢，總不能「均」，因不均而不安，因不安而必戰。就理性講，這是愚不可及的事，因為戰後還是不均，但就人性言，這是自然不過的事，因為各方都有僥倖之心。

雖然如此，每經一次大戰，必有一個或長或短的追求和平的階段，熱心人士奔走號呼，希望戰爭能夠絕跡，和平能夠永久。連為政的人，無論是出於信仰，或出於投機，往往也口口聲聲的擁護和平。今日的事，距離太近，關係太親切，我們撇開不談，上溯第一次大戰，我們的觀察或者比較的容易超然。當時各國組織國際聯盟，以消弭戰爭永保和平相號召。在具體的步驟方面，限制軍備，主張裁兵，最後到一九二八年各國並簽訂巴黎非戰公約，正式聲明放棄戰爭，永不再用戰爭為國策的工具。但沒有人對於這一套真正放心，表面的文章儘管去作，秘密外交與均勢主義活動如舊。由法國發動，組織包圍德國的集團，要使德國永世不得翻身。一九二○年，國聯方才成立，法國就聯比利時，希望西線安全；一九二一年以後，又聯東歐的新興小國，在東方包圍德國。法國的集團引起義大利的反集團，一九二七年聯匈牙利，七年後又聯奧地利。到一九三四年，這就引起再反集團，就是希、土、羅、南四國簽訂的巴爾幹公約。日愈複雜的國際政治，給了德國一個乘機再起的便利，不久就形成聯德與反德的兩大壁壘，五六年後就引起第二次大戰。在歷史的透視中，和平運動只是一種插曲，是戰後人力疲乏心理疲乏的臨時反應。臨時的疲倦一過，新戰爭的醞釀又起，不出幾年，就又來一次大放血。

未來的事我們不願多加揣測，但有一點應當提出的，就是大國的數目今日極少，已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今日能夠單獨作戰的只有美蘇兩國，連英國都已喪失此種資格。若以往事為例，我們可以指明，在中國大一統實現的前夕，只剩了秦楚兩大強國；在地中海世界的列國末期，只剩了羅馬與迦太基一決雌雄。如此看來，以歐美為中心的今日世界，也已發展到列國時代的最後階段。下一個階段是否新的大一統與新的太平？誰敢肯定？誰敢否定？

軍與民的社會地位

潘光旦

在文化發展比較健全而政治組織已經踏入正軌的國家，軍與民根本上是分不開的，更不成為兩個社會集團，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法律制裁的方式；尤其是不成為兩個對立以至於仇視的集團，甲可以欺凌乙，而乙則敢怒而不敢言。原來在此種國家，太平無事時人人是民，有外患而須動員時，凡屬年齡相當健康夠格的人口，都有服兵役的義務，論理上如此，事實上也很難得有人規避。同樣的一個人，平時是民，戰時是兵，人人當過兵，或至少有當兵的準備，則軍與民便不成其為兩種人，更不會變成兩個多少有些對立以至於仇視的集團。

在中國，文化與政治組織的發展很早就發生了些不大健全的傾向。遠在先秦時代的後期，文武就分成兩途，而武途的社會地位要比文途為低。在秦代與漢代初年，此種傾向便已很清楚的確立，後來只是一貫的發展，越來越牢不可破罷了。大抵文化人而兼握兵權的人的地位是不低的，倒不

是因爲他握着兵權，而是因爲他是文人；兵權可以增加他的作威作福的力量，可以教他攫取許多特權，是不錯的，但特權的有無是一回事，由文化價值而產生的社會地位的高下則又是一回事；握兵權的文人所以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終究還是因爲他有一個文的底子。至於沒有這種底子的將官兵卒，那社會地位就不能問了。

因爲同樣的重文輕武的理由，歷代拿來充實營伍的一部分人口總是當時被認爲文化價值不高而社會地位低賤的一些階層中的分子；例如犯罪的人；又如秦代與漢初的商人以至於商人的子孫，商人的社會地位在春秋時代便不高，至此而變本加厲，至於本人雖不再經商，還要受祖若父的社會地位的連累，充當兵役。不過歷代當兵最多的總是農民。一則農民人數多；再則農民分工不如工商之細，總像少一部分人種田也不關宏指似的；三則農民安土重遷，不如工商的流動性大，多少可以規避；四則農民窮困者多，不能以金錢換取自由；而五則四民之中，農在名義上雖居第二位，實際的社會身份却並不高。一部分士大夫講究重農，自己也以歸農相標榜，其間比較多的還是呵熱氣的成分，或感傷主義的成分，對於農民地位的提高，怕沒有多少裨益，所以表面上儘管第二，實質上總是第四；下流之處，衆毀所歸，一切麻煩齷齪的任務當然都落到他們頭上，其中最大的一筆任務，不用說，就是當兵了。

總上所說，第一步，因爲文武分途，軍與民就分爲兩種人，兩個社會集團；第二步，因爲武的地位低於文，於是兵士的來源總是一部分社會地位卑下的人口，而軍人的所以爲特種人，特種集團，與其它人口隔絕，至於不爲一般民人所齒，就更顯得彰明較著。這一番話，不用說，無非是『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一類的俗話的引申，不過我們的分析可能是比較細到一些罷了。

在中國歷史裏，軍人之所以爲特種人，卽使不加上文一類的解釋，原是很清楚的。但民字所指的人口却沒有這樣清楚。所謂民，實際上有廣狹三義。最廣義的民就是人，國民就是全部的國人。不過除了政治理論而外，這最廣義的民字是難得用到的。題目中說到軍與民，在這最廣義的民字裏自然也包含着軍。第二義或較廣義的民就是軍與民分論而對待的民。以前稱四民，士、農、工、商；在文武沒有分途的時代，士所指的一部分人口不但能文，且亦尙武，後世有『將士』、『兵士』、『士卒』一類的稱呼，大概還是沿襲而來的；在那時候，所謂四民之民可以說是屬於最廣義的。但一到文武分途而文途高出武途的後代，『士農工商』四民的民字就屬於第二義了。第二義的民只包括讀書做官的士、力田種植的農、製作百物的工，與貿遷有無的商，軍人就不在內了。例如以前在孔廟、關岳廟或其它重要祀典有關的建築之前，立着一塊石牌上刻着說，『軍民人等至此下馬』，那民字便包括軍人以外的一切人口，這在社會分工不很細、職業門類不很多的前代，指的也就是士、農、工、商四種人口。

第三義或是狹義的民字最有趣，最值得我們注意。這民字老實不客氣的指着農民。這民字，像第二義一樣，當然不包括軍；我們稱務農的人爲『農民』，却從來不稱當兵的人爲『軍民』，而稱『軍人』。這民字也不包括其它的職業人口。官吏當然不在內，這從官民或吏民二字的對待的稱呼裏可以看見。讀書人的士也決不在內；以前一個人中了秀才，或僅僅當過童生，赴過考，穿過一件藍布長掛，地位便自與衆不同；向衙門裏遞一張呈子，別人具名時要自稱爲『民某某』，他却可以寫上『生員某某』；據說這一類的人打官司，當被告，卽使犯罪，在生員的頭銜沒有被革去以前，在公堂上是挨不着板子的，至少他的尊嚴可以教身體的某一部分不挨板子，這又是很大的一種權利了。工人雖也是四民之一，但爲數不多，並且和商農兩種人口劃分不很清楚，農民往往於農餘從事於小工業生產，專事技術生產的工人又往往自己銷售，後院做工，前門應市，甚或工作與交易，只隔着一張櫃臺，卽在目前，也還是一種很普通的情形。因此，工的階層在以前很不顯著，我們平時提到民字，普通也不大聯想到他們，我們說到從事於工的人，就說『工人』，或『匠人』，決不說『工民』。商的階層比較要顯著得多，但文獻裏或口頭上提到經商的人，我們總說『賈人』或『商人』，我們很難得用到『商民』的字樣。把這一批一批根本上不適用民字或難得適用民字的人口除開以後，眞正適用而確乎時常用到民字的一批人口就是務農的那一部分了。所以說到農務之人，我們十有八九次用『農民』的稱呼，而『農人』的稱呼也許只用到一二次。總之，只有農，在習慣的看法上以至於稱謂上，才是眞正的民。

只有農民才是眞正的民，其餘各部分的人口自然都是一些特殊階層了

。是的，他們多少都有些特殊。官有官勢，軍有威權，工商多少有些財力，就是窮讀書人也還有他的一些臭架子；他們都有一些身外的特殊力量可以倚仗；力量小或做人尙屬善良的則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主張，硜硜自守，成爲社會上一種頑固的保守的勢力；力量大而做人不脩邊幅的則始終認爲『甯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而成爲社會一種絕對的惡勢力。此種惡勢力所侵蝕到的最好的對象，不用說，自然是廣大的農民了，因爲只有他是眞正的民，只有它是眞正的赤手空拳，一無憑藉。二千年來的兵役，一貫的落到了農民頭上，原因所在，上文已經約略說過，到此就可以見得更明白了。

民字在理論的表面上雖有比較冠冕的第一義以至於第二義，實際上通行的似乎始終是第三義，我們從文字的訓詁上多少也可以看出來。民字古文從母，取蕃育的意思；這意思就不太好，好像除了蕃育的生物功能而外，老百姓就別無用處。這蕃育指的可能是蕃育人，也可能是蕃育畜產與農作物；如果是後者，則可見即在我們歷史的初期，民字雖指一般的人口，而特別適用的是農民了。又根據文字學上所謂聲訓的道理，民字所通訓的幾個字或幾個意義是很不利於農民社會地位與文化價値的實際發展的。例如，書經呂刑篇裏有一個民字，鄭康成注着說，民者冥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書直接說到，民者瞑也。賈誼新書中大政篇裏說，民之爲言萌也，萌之爲言盲也。荀子禮論裏有一個民字下，楊倞注着說，泯然無知者。冥、瞑、盲、泯都不見光明的字眼，都是光明的反面，都是暗昧，都是無知。又如詩經上說，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就是民，舊有一說，土著是民，外來是氓，後代流氓一名詞裏的流字可能包括外來的意思；蚩蚩也就是無知。民字旣有這許多不高明的解釋，可見所指的大概全是農民，因爲農民最無知，最『可使由』，而『不可使知』，因而也最得不到『有知』的機會，而其它部分的人口，因爲多少總有一些權勢財力的憑藉，此種機會就比較的要多一些。當然，在先秦時代，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期間，因爲封建解體，貴族衰落，平民逐漸蘙頭，民字也曾經有過一部分較好的解釋，但上文說過，這些祇是理論的，很冠冕的，出乎一部分讀書人的一相情願的，與實際的情形不大相干。民字如此，農民的農字也未嘗不如此；重農與農本一類的道理講得雖多，**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依然可以一代不如一代。**

到了當代，鬧了好幾十年的民生、民權、民主，以至於整個的國家也成了民國，情形似乎應該可以好轉一些。但沒有。事實上固然沒有，連名義上都沒有。這又從職業人口分類的稱謂上可以看出來。幾十年來我們對於此種分類通用一個『界』字。做官的屬於政界，當兵帶兵的屬於軍界，教書讀書的屬於學界或教育界；它如工商界，交通界，金融界等等，應有盡有。獨獨沒有的是『農界』，農民是唯一不成爲界的一種職業人口。這又是很値得注意的。可能有人說，業農的人口最多，要佔到全人口的十分之八九，和其它職業人口比起來，彷彿是承着一些油點的一大碗水，根本劃分不出淸楚的界線來，也沒有劃分的必要。可能更有人說，農民最天眞，最堅貞誠樸，因此最沒有畛域之見，所以不成一個界。這些說法不能算錯，但沒有找到問題的癥結，沒有搔到問題的癢處。

我以爲農業人口的不成爲一界暗示着兩層很重要的事實。一是其它的職業人口都有一些特殊的權利，都有一些比較優越的地位，而農人始終沒有。惟其沒有，所以也沒有特別張羅而加以保護的必要，沒有自成部落與別人分疆劃界的必要。眞有如馬克斯所說，除了鏈條而外，他們更沒有可以損失的東西。旣然沒有，還和別人分甚麼界限，而以一界自居呢？上文說到前代的民指的只是農民，而不指其它有所倚仗的人口；到了當代，時勢是變了，稱謂也變了，但事實沒有變，即，農以外的各種職業人口依然有他們特殊的權利地位，依然自居於農民之上，而對農民依然可以予取予求，作威作福。

第二，唯其生活與權利地位沒有變，農民至今還是蚩蚩然的無知，沒有自覺的意識，沒有自作主張的能力，不能組織起來，從而消極的保護自己，而積極的成爲一股新的建設的力量。旣無知識，又無力量，旣無主張，又極散漫，則數量雖多，怨痛雖深，在別人看來，特別是在有特殊地位的其它職業人口看來，他們所構成的只是一個堆，一個羣，而不成一個界。草料木材可以成堆，牛羊可以成羣，卻不能成界，中國的農民其實也就是如此，他們的人格是一向被否認了的，他們的歸宿一向是與鳥獸草木同腐。總之，農民所以不成一界，職業人口中之所以沒有農界，正所以表示農民地位的低落，農民權利的絕無僅有，自古已然，而可能的於今爲烈，**而其所以變本加厲的緣故是；農民的無知與散漫雖依舊，而其他成界而是**

以魚肉農民的職業人口，則在知識與組織能力上已大見進步；他們越進步，農民便越吃虧。

把名義上是民而實際上祇是農民的地位說淸楚以後，軍或兵的地位就盡在不言中了，因爲服兵役的就是農民，並且是只限於農民。前代無須說得，卽如最近一次的抗戰，號稱全民，其實眞正出入生死的一百個裏九十九個是農民之民。他們所受的待遇我們是知道的。壯丁如何抽取如何運送，如何訓練，訓練後又如何輸送到前綫，各段落的給養如何，傷兵如何救護療治，勝利以還，士兵的整編究屬如何，有功的獎勵如何……這些一大串的問題，我想誰都知道答覆一個大概，而我在這裏要說的一個最概括的答覆是，抗戰士兵所受的待遇也就是二千年來我們的農民所受的待遇，好不到那裏去，也更壞不到那裏去。

這該是結束的時候了。不過說話到此，我們對於本文開始時所作的一部分議論不能不略加修正。我們說過，文化發展與政治組織沒有踏入正軌的國家裏，軍與民往往是兩種人，彼此對立，甚至於彼此仇視。中國可以說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但根據方才的說法，這話是不全對的。軍與民，在二千年來的中國，事實上不是兩種人，而是一種，當其初是一種人，而最後的歸宿也還是一種人，只是中間的一個段落好像是兩種人罷了。所謂眞正的民，是農民；服兵役的又無非是農民，打仗完畢，幸而生還，國家別無更好的安插的辦法，當然還是璧還的回到故鄉，在祖遺的小塊田地上像石子裏榨油似的榨出一些生活來。軍與民不根本就是一種人麼？至於說軍與民對立，軍與民仇視，那至多也祇是作戰期間或駐屯期間一些暫時的不幸的現象，大抵由於經理的不善所致，而負經理的責任的是將官，不是普通的士兵。如果國家不設大量的常備兵，這種不幸的現象也就可以十去八九。

眞正民主的國家，人人是民，不單單某一種人是民，而其它是特殊階級；也人人有服兵役的義務，不單單某一種人獨有這種義務，而其它可以規避，可以覓人頂替。明白了這一層最簡單的道理，正『民』之名，定『民』之分，包括服兵役的分在內，然後才配開始講民主，沒有這種基本認識的民主議論是迂闊不經的，沒有這種初步努力的民主設施也是心勞日絀的。

中國經濟危機的出路

笪移今

當前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不僅中外經濟學者感到可怕，連美國政府也認爲「在中國各政黨尙未成立協議組成聯合政府以前，一部份經濟援華措置，不能遽而中斷。良以此際若不以最低限度之經濟援助，必然招致經濟崩潰之危險。」（美國代理國務卿艾契生發表之援華政策聲明）。因此在日寇投降後，美國政府租借與中國之物資及款項，已達二十二億美元。最近又讓售剩餘物資，約重二百五十萬噸，總値爲八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而其實際價値，則在二十億美元以上。此外尙有源源而來的大量商務物資（經過貿易關係而來的商貨），走私物資，救濟物資。同時中國政府於三月間開放外匯，八月間又再提高外匯，其用意亦在和緩經濟危機。

可是，所有這些措施，對中國國民經濟在基本上並未發生若何改善作用。「在都市，民族工業不但擴大再生產無望，多數中小工業已在中秋前後相繼停業，連著名的無錫永泰絲廠也停工出租了。在農村，就東南各地的現狀而論，雖然今年『豐收』，但實際上在高利貸，及高額地租的剝削下，在苛捐雜稅的壓迫下，在農產品賤、日用品貴的交換方式中，農民生活不僅沒有因豐收而好轉，相反的愈益窮困。」（見九月三十日上海中央日報社論）。造成這種生產萎縮人民愈貧的由來，卻不得不歸之於外貨傾銷與通貨膨脹。目前中國經濟正是在外貨與通貨的夾攻中苟延殘喘，這也就是現時經濟危機的主要特徵。

抗戰已經結束一年一個多月了，別的國家經濟情形大都恢復了原狀，或正在恢復的途中邁進，連戰敗國的日本經濟也在欣欣向榮，獨有戰勝的

中國是江河日下。演成這樣結果的最大原因，乃是我們還在進行大規模的內戰，還是在執行戰時經濟政策，執行錯誤的經濟政策。如果不懸崖勒馬，放棄現行的政策，改變舊的政策，而任其繼續執行下去，則中國經濟前程，不是臨於不堪收拾的地步，就要走入殖民地經濟的道路。今天在經濟上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把戰時經濟政策，變爲平時經濟政策；要把依賴外貨的政策，變爲自主更生的政策；要把以財政支出爲中心的政策，變爲以發展生產爲中心的政策；要把方便既得利益集團的政策，變爲有利於勤勞大衆的政策。只有依據這樣的思想或目標訂定出來的方案，才是反映人民意志的合理的經濟政策，才能達到促進國民經濟繁榮的目的。

爲要安定民生，發展生產，必須切中時弊，針對全局，從多方面着手改革：

第一關於對外貿易，這是當前工商界最担心，且也是有關今後我國强盛抑是衰弱的一個基本問題。應以獨立自主平等的精神與各國維持商務交易。對於輸入物資，應以促進工業化爲至上；對於輸出物資，應以擴展國外市場爲目的。合乎這個原則的措施，便是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人民。反之，即是有害於國家，有害於人民。所以：（一）進口物資應以生產工具爲主，對於輸入此項物資的廠家或商人，在請購外匯、貸款、運輸等方面須訂頒優待辦法，切實予以扶助。消費物品的進口，除必需品且又爲國內缺乏者外，應該予以限制——尤其是本國能製造的貨物，更不能放任外貨與國貨競爭，致削弱民族工業的成長。奢侈品應絕對禁止，縱有走私進口，政府亦須向出售商重徵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二百的消費稅。（二）在各國工業化的過程中，都曾以關稅政策，爲防止不合理進口的手段。我們雖是大西洋憲章簽字國之一，但爲發展我國生產，避免人民匱乏，而採取溫和的保護關稅，諒亦不致引起眞正友邦的反對。現行關稅率，實有立予調整的必要，實行差別保護關稅，這在當前較之提高外匯更爲切合實際。（三）在今後五年至十年的建國期間，物資輸入量定是驚人。爲了減少入超，力求國際收支平衡起見，必得全力鼓勵外銷物資的增產，開闢出口貿易的市場。目前主要出口物資的產量，遠不及戰前，生絲產量僅及戰前的六分之一，茶葉產量僅及戰前的二十分之一，桐油產量僅及戰前的三分之一，手工業產品外銷，戰前每年達一億元，現在則完全陷於停頓狀態中，其他皮毛等出口，也是衰落異常。輸入較之戰前激增，輸出較之戰前銳減，進出口貿易之反比例的發展，正是國力和國勢低落的指標。要增加出口並使之大大地超過戰前，主要須看政府扶助的程度如何爲轉移。對出口貿易，不僅要免徵出口稅，免徵外銷物資的貨物稅，而且要求澈底實施收購政策（按照成本加合法利潤），立刻執行出口津貼政策；蓋非如此，即不足以挽回頹勢。（四）經過八年戰爭的災難，在創痍滿目的眼前，一部份物資仍感缺乏，對於外貨來華，我們並不無原則的排擠，問題的焦點是要我們能控制外貨，不使其壓迫國貨。達到這個目的最直逕的辦法，就是由政府與人民合作組織機構，掌握外貨。換言之，外貨運到中國以後，統由這個機構支配運銷，按照各地實際情形，規定其市場價格，不使有礙國貨之發展，並將豐厚的盈利，用之於推行貼補政策。

第二關於財、政金融，宋子文氏於本月二日對上海工商請願團說：「財政有辦法，經濟自然有辦法；財政無辦法，經濟亦絕無辦法」。這話有一大半對的，因爲財政果眞有辦法，雖然不能根本解決今日經濟危機，但確能和緩經濟危機，確能改善經濟現狀。就我們看來，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也是極其簡明：（一）在抗戰期中，政府財政支出有百分之八十爲軍費。勝利後因內戰綿延，本年一月至五月軍費支出仍佔百分之六十以上，六月以後戰事擴大，軍事費用的支出又達國家總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倘把目前軍隊裁去三分之二，軍費支出即可減爲百分之二十五。這既可解決財政困難，又可根絕內戰，確是一舉兩得的事。在裁軍的同時，對普通行政方面亦應裁撤不必要的機關，合併性質類似的單位，節省次要的開支，强化各級人事組織，盡量減少各部門工作人員，並以裁員所撙節下來的款項，全部用於提高在職人員的待遇。（二）除裁軍減員而外，便是認眞整飭吏治。據章乃器氏估計，現在政府的財政收入，只有實際收入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卻被貪官污吏中飽去了。六月八日財政部俞部長報告，本年一至五月的財政收入爲二千五百億元，假如沒有貪污盜去三分之二，那麼本年最初五個月的收入也該是七千五百億元，即等於同一時期支出的二分之一，數目確是可觀。抗戰以來的官僚資本，有一部份就是在這種竊奪方式中肥胖起來的。（三）以上是着重節流，論到開源，首先就是改革租稅。現行的租稅政策，是以中下階層爲對象的，是極不合理，極不公平

的。應該使富裕階級(包括國難財主勝利財主及地主)負担大部份的國家費用。依照累進稅的原則，積極舉辦一般財產稅，並改進所得稅，過分利得稅，遺產稅，土地增值稅等直接稅。此外還要改革間接稅，開徵奢侈品稅，務期做到租稅總收入，足供財政支出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百的地步。(四)目前物價繼續上漲，是由於幣值不穩。穩定幣值的主要手段是停止發行，只要實行停戰裁兵，就可避免通貨膨脹，就可逐漸穩定幣值，從而物價也必隨之趨於平穩。同時，爲鞏固人民對法幣的信心，一方面政府手中所能控制的物資和公用事業，絕對不能領導漲價。另一方面也可考慮採行硬幣，俟通貨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的差異性失去時，再行改革幣制，另訂貨幣單位。不久以前，有以白銀鑄成銀幣作爲輔幣的傳說，也不失爲有安定幣值作用的一種打算。在最近一兩年過渡期內，倘不採行硬幣流通，則目前拋售黃金，仍有繼續施行的必要。雖然有人提出理由反對，但在今日險惡的經濟環境下，如不藉黃金來吸收「一部份游資，金融市場必較現時更爲混亂，投機活動必較現時更爲猖獗。而且拋售黃金亦有和緩物價的作用，此次外匯調整後，若非政府壓住金價，則物價必隨金價狂升而激漲。(五)近來又有放長外匯的空氣，在外貨沒有普遍下跌或狂跌，提高外匯，無異就是助漲物價，困擾生產。在三個月以前，多數人要求提高外匯，民族工業家胡厥文氏就指出：「主張提高外匯來保障國貨，問題並不如此單純。首先要問政府是否有穩定物價的力量？如果政府沒有力量，這樣做反爲投機份子造成了機會；提高外匯不但工業界受不到絲毫好處，反要受累無窮。」外匯調整後的事實，正與胡氏的預料相符。所以我們不應輕易放長外匯，更不能作跳躍式的放長。倒是工商界建議的等級匯率，有採納的價值；倒是以關稅來防止外貨傾銷，有實行的必要。至於制止美鈔黑市，應該做到下列三點：一是立即禁止美鈔流通，並照官價收買；其實在開放外匯之同時，就應宣佈這個辦法。二是嚴緝外貨進口走私，以企減少美鈔現貨之需要。三是由國家銀行開辦外幣存款，因爲法幣不斷貶值，輕法幣重美金已成了普遍心理；舉辦外幣存款，可以糾正追逐美鈔的風氣，可以防止資金逃避(最近幾個月逃往香港之資金已達數百億元)，且亦有助於吸收游資。(六)利率太高亦爲工商業衰落之一原因。對於較有希望而能發展之工商業，予以低利貸款，並擴大貸款範圍，放寬押品種類，簡化貸款手續。中央銀行應履行「銀行之銀行」的任務，辦理轉抵押重貼現業務。這樣，既可減低生產成本抑低售價，又可使獲得低利貸款之廠商繼續維持營業，職工不致失業，減輕社會不安。有人認爲低利貸款，易爲少數人操縱用於投機，增加經濟混亂。又有人認爲擴大工貸，就是擴大信用，造成通貨膨脹，刺激物價。對於前者，目前投機範圍日縮，也起不了什麼作用，不必過慮。對於後者，祗要把貸款用之有利於生產事業，促進經濟繁榮，縱有微量通貨膨脹，對整個國家社會仍然是極有益處的，這比把鉅款用之於內戰自然有天壤之別。

第三關於發展生產，合理的對外貿易政策，進步的財政金融政策，是發展生產的前提條件。生產事業在獲得這個有利的保證後，政府即應遵照和平建國綱領中的經濟建設方針，實現下列事項：(一)重工業國營輕工業民營，這是當局在二年前宣佈過的政策，政府須從速改變與民爭利的作風，鼓勵民營企業廢止束縛生產力的種種管制。從速把由敵僞手中接收過來，無法使之開工而任其擱置的許多事業，釐定以出售或出租的方式，轉讓給民間經營，且須給後方廠商以優先購買或承租的權利，並降低價格，分期付款，藉以彌補他們在戰時所受的損失，這是政府應當給予的一種鼓勵與安慰。雖說目前政府已注意到這些問題，逐漸使之實現，不過所規定的條件還很苛嚴，民間受惠甚少，無法順利接辦。有些人阻撓或反對敵產轉讓民營，不是出之故爲官僚資本辯護，就是不瞭解在現階段的民營事業是進步的經濟行爲。多一個工廠開工，就多增加一分國家實力，多一個民營企業，就多增強一分社會活力。(二)捐稅太重與運輸不便，也是生產界的困苦。減免捐稅與停止內戰，恢復交通，可以降低物品售價，可以推廣物品銷路，可以刺激擴大再生產。應按生產品的性質及其對國計民生關係之深淺，分級減稅或免稅，減低運費或免費。新近頒行的貨物稅，又是只圖財政收入不顧生產死活的措置，更有修改的必要。(三)在挽救工業危機的運動中，不僅要注意大工業，而且要扶助中小工業，在經濟落後國家，中小工業更有其存在的價值和發展的前途。即在美國全國十五萬八千餘工廠，有十五萬三千單位是中小工廠。社會主義的蘇聯亦極注意鼓勵中小工業的發展。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是由小而中而大，僅僅着重大工業而忽視中小工業，實在是危險傾向。中國工業建設如無中小工業的基礎，大

工業也就不容易建立起來，因此，對中小工業在貸款上應與大工業一視同仁。在技術改進上更須政府組織專門機構，協助中小工業改進設備及生產品質，使其逐漸發展成爲大工業。（四）解決經濟建設的鉅額資金問題，無疑要靠大量吸收外資，歡迎外人合作。抗戰未結束前英美法德等國爲其過剩的資金及機器謀出路，曾絡繹來華考察，我國產業界提議種種貸款辦法，均爲友邦人士所接受。政府必須放棄歧視民營企業的態度，貸由國家銀行盡量代民營廠家作担保，國外資金便可源源而來。（五）中國生產品的市場，除外銷特產而外，主要還是依靠國內。而擴展國內市場，首先就要提高百分之八十人口——農民——的購買力。要提高廣大農村人口的購買力，又必須立即實行二五減租，實行土地改革——發行土地證劵收購土地，分配給貧農耕種。蓋農民生活不能提高，農民境遇不能改善，工業生產品就要失去顧客，就會銷路不暢，結果所謂工業化也就化不起來。同時，不實行二五減租，不實行土地改革，非但不能提高農村購買力，而且也不能鼓起農民的耕作熱情，也不能增加農田生產，更不能進行粗放或集約生產，更談不到農業技術改進與新式農具的普遍應用。在今天工業化與土地改革是有其不可分離之關連的，兩者是相輔而行相因而成的，要談發展生產，要談工業化必須照顧到土地改革，兼顧到農民解放。不伴隨土地改革的經濟建設，在中國畢竟是件不可想像的事。

在擺脫解救危機的輪廓以後，必得鄭重指出：要使這些改革原則見之於實現，尤須先要爭取國內和平，爭取政治進步。只有受人民指揮，爲人民服務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勇氣實行自尊自重而獨立（不做外國附庸）的經濟政策，才有决心執行裁兵減員洗刷貪污的建國方案。

然而，要希望這樣的局面出現，要瞧見這樣的新政推行，正還有待於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尤其有待於工商階層的覺醒。民族企業家應認清：破壞性的內戰，潮水般的外貨，封建氣的土地關係，落後式的政治組織，乃是構成中國經濟危機的總因，乃是阻礙生產發展的魔怪。工商家必須發揮自身的團結力量和奮鬥不懈的精神，並學習西歐企業家在他們工業化中所表現的規範、風度、氣魄，積極努力和平民主運動。這是今日工商界自救救國的大道——也是當前經濟危機唯一正確的出路！

思想之改造（下）

胡先驌

欲求獲得美滿之人生，必須有眞美善並重之最高理想。中華民族以重視倫理著稱於世，一般人對於善惡之判別，皆有相當之正確觀念，故可謂中華民族知求善。但一般人尋求眞理之熱情，則遠不如歐西人士。當春秋時代，雖思潮雲起，然當時之聖哲皆以解決人生問題爲其探討之目標。老莊之玄學雖追論及於宇宙之本體，然亦不過爲其人生哲學之基礎；且專尙直覺，不重智慧，與希臘諸哲顯有不同。惟別墨與名家稍有科學家尋求眞理之精神耳。自茲以降，尋求客觀眞理之精神，尤爲不振。張衡與諸曆學家可稱例外。六朝與隋唐諸大哲之研究佛學熱忱，與其謂出於求知之動機，無甯謂出於宗教之信仰。惟至宋代諸大儒，如沈括朱熹等，對於自然科學始有片斷之精到認識。至明清兩代之科學家，如方密之、梅定九、宋應星等之研究科學與數學，則已受西洋科學之影響，而非全爲自動的精神活動。故可謂中華民族求客觀眞理之熱情，遠遜於歐西民族。至於求美一層，中華民族自周代以來，思想即有二大潮流。一爲儒家之思想。孔子最重樂教，以爲樂乃治國平天下不可缺之要素。故六藝之教，禮樂並重。其所謂樂，非僅包括狹義之音樂，而爲一切求美之精神活動。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記有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其對樂贊頌，可謂得未曾有。其在實際行動所表現者，如孔子之在齊聞韶之三月不知肉味，及贊許子游之以弦歌治武城，皆可見其對於美之重視。故歷代帝王每知重視音樂。與之相反之思想則爲墨子之非樂。墨家起自賤人，故疾視音樂美術，

以爲此乃統治階級之額外享受，而有害於國計民生者。墨子學說在周秦之際，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生活中時，久已深入人心。秦漢以降，禍亂疊尋，不遑喘息。饑荒心理日深，非樂之觀念亦日甚。蓋我躬勿恤，更何暇而及於身外樂教乎？惟至唐代鼎盛之時，中國受西域文化之影響，音樂繪畫詩歌，一時突有非常之發展。其流風餘韻，下逮兩宋。然宋儒程朱一派，雖貌宗儒學，兼納佛老，而其克己持身之道，則有同於墨家。故至元代大亂之後，樂教大衰。蒙古人乃半開化民族，只知恣情於通俗之雜劇，至是雅樂已遠。此後戲劇與通俗文學之發達，與崑曲之產生，在中國民族史上固爲重要之精神活動，然其品質究不能與歐西相比；尤以音樂爲然。而舞蹈絕迹，尤爲在文明民族中所僅有之現象。此皆受墨家與宋儒之影響也。此種情形，在民間尤甚。居處之汙穢淩亂，無絲毫整潔優美之觀。民間音樂之下劣，欣賞繪畫能力之薄弱，日常生活中歡愉心情之缺乏，皆非樂思想之表徵，而爲饑荒心理所養成。總而言之，中華民族之思想，知善之重要而不知眞美之重要。故欲改造中華民族，必須養成求知求美與眞美善三者並重之思想，則方能創造美滿之人生，與嶄新之現代文化。

創造與享受新生命，爲一種使人類前進所不可缺之思想。中華民族爲一飽經世故與憂患之民族，其創造文化之活動，已成陳迹。在人人心理中咸感有歷史與生活之重荷，使創造精神備受壓制，且以習於忍受苦難與順應環境，其苟安之心理適足以壓制奮鬥之精神。中華民族雖不同於印度民族視生命爲可厭而亟求解脫其桎梏，但亦不同於歐西民族之認生命爲有價值，有意義。其重視生命，不過爲一種動物求生之本能，而無新興民族創造與享受生命之興趣。故其人生觀乃爲一種消極的宿命論的灰色氛圍所籠罩。一方面固不能如歐美民族之以樂觀之精神與希望以操持範型生命，僅知爲斯多噶學派之忍受。其溺於聲色貨利之人，亦非眞能享受人生，不過感於人生之無意義，故以醇酒婦人聲色狗馬以遣其有涯之生；其可悲與忍饑寒營升斗之貧民初無二致。此種心理之養成，一方面由於飽經憂患，一方面由於物質科學之不發達，無以解除人生物質方面之痛苦。今後工業發達，生活水準提高，一般人對於生命之觀念自當稍有改變。然必須使之認識生命並非全無意義；而自哲學眼光觀之，在大自然之演進中，由單純變爲複雜，由無機變爲有機，由無知變爲有知，由被動變爲自動，生命正在不斷演進之中，實含有至高無上之意義。而吾人在今日既能操持生命，創造生命，亦應享受日新月異眞善美之生命。若人人有此思想，有此信念，有此興趣，有此勇氣，則眞能創造新生命與新文化。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其斯之謂歟？

宗教爲人生精神活動最高無上之表現，偉大之民族必有偉大之宗教。偉大之宗教必兼含偉大之倫理與偉大之哲學思想。通常皆謂中華民族之宗教爲多神教，以爲較基督教之爲一神教者爲劣。實則中國古昔已有上帝爲至尊無上之主宰之信仰，不過上帝之外，尚有其他神祇與死去祖先之靈，而稱之爲鬼。至於上帝則爲宇宙之主宰，非希臘與條頓民族多神教之人狀神可比。故中國無荷馬史詩一類之神話，而孔子卻有鬼神具有「體物而不可遺」之至德之贊嘆。孔老二家之玄學，皆以此種偉大宗教爲其基礎。此種宗教與哲學思想至魏晉佛教輸入後，以格義相融通而益光大，玄學與佛學遂聯鑣並進，而呈一代思想之奇觀。不但中華民族因以獲得偉大之信仰，流風所被遠達四夷。下逮宋明，猶能形成理學之玄學，可謂偉矣。

時至今日，科學昌明哲學亦有特殊之進步。人類控制自然之能力，遠非前人所能夢見。然宗教信仰則日趨於衰弱。佛教以無偉大領袖，除爲一般少思慮之佛教國人民習慣信仰外，已無活氣。基督教亦以失去其固有精神而失其感召力。在中國尤不能喚起教徒之宗教熱忱。教會愈重視其社會事業，愈失其原始之意義。故今日之中華民族，除低級之迷信外，幾喪失其宗教信仰。昔日聖哲之宗教經驗，幾非任何人所能獲得。此爲今日中華民族最可悲亦最可危之事。蓋人若失去宗教信仰，則亦失去其人生之意義，即使將來物質生活水準提高，亦不過加重其耽逐物欲之沈迷，而不能使精神向上。然今日科學之進步，適足以詔示人類以眞宰之偉大，與人類智慧之渺小。今日科學之探求，已日漸證明超自然之現象如他心通宿命通等現象之存在，與現象世界基礎之空虛，科學萬能理智萬能之現象，早已不能成立；而可知宇宙本體與絕對之眞理只能憑直覺以自證，而不能藉理智以探求；復可知任何偉大之宗教，其根本觀念皆同，其所異者，不過其神學上之末節，與其修持方法之殊異耳。在進步之思想中，舊有各宗教之神學與教義上之爭論，甚少意義。即修持方法之殊異，亦可以融會貫通，互相裨益。方法之殊異，莫大於佛教之自證與耶教之依他。然在意志不甚強

爲之人，自修自證，還較依他起信爲難。故佛教淨土宗，亦以念佛爲不二法門，與基督之祈禱同出一轍。今日之急務在喚起中華民族對於宗教之新信仰，使之可知近代科學哲學之研究，益足以證明世法之無常，眞理之足貴，人生之有重大之意義。尤須使之了知宗教之統一性卽在無我與利他；無我則不至陷溺於物欲與貪嗔癡之惡德，利他則以濟世爲人生之目的。復須使之了知現象既由本體發生，本體既含有無盡之潛能，則現象世界與人生自能有無盡之創造與進步。苟人人有此信仰與修持，則極樂世界與天國，不難湧現於地上。欲使人類盡人皆有此信仰，則必須創造一新宗教，此宗教或仍沿用佛教或基督教之名而爲其一宗派，如佛教之華嚴宗三論宗，或基督教之貴格會浸禮會，或不沿用任何固有宗教之名而另創一新宗教，以格義融會各大教之教理與修持方法而革新之，而擺落其神學上陳舊之因襲。甚望將來中國能產生一偉大之教主如玄奘、智顗、惠能、宗喀巴、馬丁路德者，革新宗教以領導世界而開一新紀元。

中華民族創造其文化於廣漠無垠之華北平原上，西極葱嶺，東至東海。視界既闊，思想自偉。五千年來，與異族雜處，夙尚外婚，不嚴種族之辨，以德服人，以文化澤被四裔。數千年之努力，卽在如何同化四周之異族，卒能摶成四萬五千萬人之偉大中華民族。此項事業至今尚在進行之中。以今日交通之便利，國力之增强，五百年後，其成就或將較前此五千年爲更大，亦未可知。故大同郅治，民胞物與之思想，古昔聖哲所標舉者，與吾族之民族性甚爲契合；而狹隘之民族主義，反與吾人之思想背馳。所以孫中山先生之創民族主義，必以扶助弱小民族，建立大同郅治爲最終之目的。吾人素有天下一家之信仰，故從未重視國家主權之觀念。而狹隘之國家主權觀，在今世適爲達成大同郅治最重大之障礙物。縱觀人類歷史，在過去之萬年中，民族之統一運動，在歐亞大陸上，曾有兩次偉大之成就，一爲秦始皇之統一中國，一爲羅馬帝國之統一歐洲與西亞。查理曼大帝之日爾曼帝國與蒙古帝國爲時過暫，非其匹焉。然中國統一之局歷二千年而猶存，而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至今不能再收統一之效，此則中華民族可以自豪者也。然歐人亦有足以自豪者，則爲北美合衆國與大英帝國之建立。北美合衆國足爲民主國家之模範，大英帝國尤具世界聯邦之雛形，兩次世界大戰，皆多數主權國家之野心，與其狹隘之民族主義，有以致之。今日人類若再不覺悟，不拋棄其狹隘之民族主義，則必致同歸於盡。然强權政治在今日並未消除；法西斯主義並未隨法西斯主義之覆敗而消滅；第三次大戰之種子，已到處潛伏。人類可悲之命運，莫過於此。今日之聯合國之組織與其憲章並不能勝過昔日之國際聯盟。蓋主權國家一日存在，有强大之武力之世界聯合政府一日不建立，則世界和平終不能保，而第三次毀滅性之大戰終不能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提倡民族自決，因而造成甚多之新興有主權之小國，各求經濟自給自足，因而釀成一九二八年以後世界空前不景氣，亦卽爲此次世界大戰之主要因素。然須知武力之吞併，固爲禍亂之源，自動之聯合，則爲世界和平之所繫。故必須人人皆了知與篤信建立世界聯合政府與放棄一部分國家主權以服從世界法律之必要。一方面固須籌國家民族之安全，一方面尤須盡力促進有武力之世界聯合政府之成立，庶幾能根絕侵略主義與戰爭，而使大同郅治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在過去五千年中摶合人類已有莫大之成就，今更須繼續發揚光大此盛業，以領導此多災多難之世界，使同登大同之域。此種思想足以改造中華民族，亦卽以改造世界。我黃炎子孫其勉之哉！

給英國老約翰

蕭乾

親愛的老約翰：

你兩次來信，催我踐約報告歸國後的觀感，都收到了。我並沒忘記三月初倫敦碼頭上的諾言。我遲遲未寫，因爲直到現在，我自己還在莫明其妙。中國已進入了有史以來空前的混沌狀態，有時離奇怪誕得甚於敝國的「封神榜」。我們自己鬧不清楚，更何況萬里外的你們？

比方說罷，英格蘭與蘇格蘭起了糾紛。比方說，英格蘭與蘇格蘭同時大聲疾呼『要和平』『政治解決』，而又同時在紐加索一帶大動刀兵；一邊派人把倫敦到愛丁堡的火車拆得稀爛，一邊派大隊飛機到哥拉斯哥去轟炸。而每晨隨了牛奶送到你門口的報紙上，記載的都是些抽象的數目字，什麼三人五人，直好像英格蘭打着蘇格蘭的嘴吧，蘇格蘭踩着英格蘭的腳尖，祇要三五閒成，一切怨仇便可融解，一切政治社會不安的根本因素便可消滅。這情形已够費解，而同時又有慷慨好義的挪威人混在其中，明明是拿英格蘭當第一防線，偏說是職在保護友邦，義不容辭。于是舉國有的嚷『滾出去』！有的嚷：『歡迎貴國佔領』！老約翰，你是普法戰爭出生的，經過了兩場大

戰，數場小戰，你可曾身臨如是複雜之境？在此情況下，如老王龍請你一述感想，你將何以對？

船一到吳淞口，我就知道形勢不妙。一路上，經過許多弱而獨立的國家如埃及，引港的（也即是旅行者最初看到的國旗）都是本國人，然而敝國出港迎納輪船的不但是掛了美旗的小汽輪，一路上停泊的也都是又黑又大的美國軍艦；一直到了市區，才看見數隻笨重木船，上面隨風慘淡的擺幌着敝國的國旗。海港是如此，飛機場呢？不論上海的龍華，北平的西苑，把門的是美國憲兵，驗通行證的是美國憲兵，有些指示招牌根本不見華文。個個美憲都吃得又肥又大，嘴裏照例嚼着口香糖，隨嚼隨把過客上下打量。祗有在初期佔領的德國美軍軍用飛機場上有過這現象。然而我們還不能發牢騷。一發就是反美，而反美就是反政府。反政府當然即是叛國嘍。

我呢，不但是無黨無派，連什麼學會也都打定了主意不去參加。回國以後，我處處小心翼翼。不但找我演講國際政治的我都婉詞拒絕了，連找我談談我的本行——英國文學的，我也一概敬謝不敏。在刊物上投稿，這是回來四個月來第一遭。住麼，是在離市區廿里外的荒郊，荒到最初連油鹽醬醋都不容易買到。這應够得上『良民』資格了。然而回國沒幾天，便有兩個刺刀上槍，三個帶手槍巡風的武裝同志，在一天黎明，無緣無故，無憑無證的闖入我的小平房裏。我應補說，受搜查的是我們那一帶所有住戶，不僅是我們一家。而且搜了半天，什麼也沒搜出來，因爲一個窮書生有的不外幾本破書，一堆待補的衣服。這還是在中國頭號文明大都市裏發生的。剛由貴國回來的我，已够莫明其妙了。但我畢竟還是深知本國作風的。我的女人生長在英國，剛呼吸完牛津的自由空氣，這下可給嚇住了。在英國我向她求婚時，個人情感之外，我還有一套政治大義。我說，巴比崙、希臘、羅馬亡後，世界古文明就剩中國一家了。所以武裝同志掀完枕頭走了後，她嚴詞向我質問：鬧的究竟是什麼把戲。我一面屈腰整理着零亂的書物，一面苦笑說：這是中國式的民主！並勸她寫家信時，不要多提。既爲這古文明留點顏面，又免得她家裏担心。

在英國時，我向你們宣揚過中國的博大，堯舜如何推讓，孔孟如何提倡仁義，中國人民怎樣講求美術，以及我怎樣想念我的祖國。如今眞眞回到了祖國，我得向你承認，我向你們宣傳的，是更前期的中國呵！在國外拍了胸脯向你們哇啦哇啦的吹，回來我卻什麼也沒的可說了。這是個講「實利」的國家，這是個投機者的樂園。

那麼，你問我悲觀嗎？我不；生爲中國人，我也不能。我雖還是年青人，我已經歷過不少的滄變了。僅那座北京城，就換了多少次手！哪位將軍當權，不是作威作福！然而冠蓋可以往來，忍辱含寃的北京城還是那麼沉默尊嚴。那正是中國人民的象徵。

中國土製的槍，論子彈的容量，論射程，論準確性，都還遠不如印度造的。然而我們迷信槍桿之深廣，正如原人之迷信矛劍。中國是講求以德服人的國家，而且昨天剛看到了以更厲害的槍砲還沒壓倒別人的明例，我們卻直奔向以力服人的大路。我的樂觀何在呢？因爲我相信走這條大路的人必碰個大硬釘子。碰了釘子，中國多死幾千萬人，（我們多的是！）也許還得忍受一二世紀的恥辱，然而我們終會折回自由的窄路：以容忍別人而取得容忍；以公平待人而取得公平；以予人和平而享受和平。中國人的氣質，中國固有的社會機構，原是溫和樂天，聽順自然的。然而不但社會機構可以改變，且已在改變，即中國人民的氣質也不是固體的。你相信嗎，七年前我出國時，多少位玩古董，唱崑曲，斯文敦雅的中年先生們，如今已多成爲講台上大聲疾呼的老戰士了；多少拉提琴唱衕來塲輭性歌曲的紈袴兒，如今有的上了西北，有的貼標語，喊口號，激昂不下於五卅慘案時代的我們。這是說，即使中國命裏不是激變的國家，可能，很可能卻爲這段歷史插曲給逼上了那條路去。

你寄來『字林西報』的剪報我收到了。那位『愛護牲畜會』的會員爲了看到上海餓狗滿街，且遭虐待而氣憤中國人之慘忍。這個我可沒法幫忙。你們英國十九世紀中葉成立了愛護牲畜會，然而到今天，中國人還沒有被愛護呢！你應當來看看我們這裏有多少餓人！你應當看看我們對於人命怎樣愛惜法！

老約翰，你還是饒了我罷，讓我繼續我的沉默。雖然我不應拿你當外人，家醜也還是少說的好。自從我的船一出地中海，你我便相隔了至少三百年。我再不願在你們面前扮演那『現代國家的公民』那角色了。請你改改我送你的那幅穿長衫的照片，腰間加上一道麻繩，手裏握把血淋淋的刀，剛了盆嘴，見了活物就想吞，見了金條美匯就伸出毛茸茸的爪子來攫取。那才是我所屬的世界，這個僅存的古文明！

觀察通信版

一篇真實的災區報告

穀倉邊緣的饑饉

湘江河畔·垃圾堆裏雜陳餓殍屍骸
乞丐觸目皆是·妓女多如過江之鯽

地主大賈乘機剝削·盜匪徧地皆是
死亡踵接·死亡率高至百分之十一

目前災區切迫需要者是藥品和醫生
以政殺人·且看殺人者何以善其後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湖南通信）古語有云：「湖廣熟，天下足」。日寇進攻湘北的時候，也曾喊出：「破壞穀倉，餓死重慶」。洞庭湖濱湖各縣，稻穀產量向來豐富，除偶遇水災收成稍減外，其餘很少有歉收的年歲。去年洞庭湖濱，並沒遭受水災的侵害，日寇投降時，也無暇將稻穀搜括下去。去年的「穀倉」應該是滿滿的。然而今年住在「穀倉」邊緣的湘南——衡陽、祁陽、零陵、邵陽、東安、常寧等縣的人民却不知餓死了若干萬。湘南到濱湖，有湘江直通。然而湘南的災民，在災情極度狂虐的時候，吃的是「聯總」的麥粉和罐頭，而不是本省的白米。

災禍造成的直接原因，簡單說來，就是「兵災之後，又遇凶年。」前年湘桂戰役，湘南各縣，均遭最慘酷的蹂躪。耕牛被殺十之八九。豬羊雞鴨，宰食殆盡。日軍煮飯烘衣，不燒柴薪，偏偏要燒傢具和農具。加上土匪盜賊，同時蠭起。農民即使僥倖逃出命來，而養命的財產，却已受了至命的打擊了。日寇退後，所有積穀義倉，無論是否被劫，保管人員，一律報失，一俟旱魃成災，千萬農民，便好比剛由深水爬出，尚在暈迷之際，又跌入了火坑。

哀鴻遍野

記者本年五月由重慶回到湘南災區。離別了四年的故鄉，腦子裏不時縈繞着一些美麗的記憶。懷着悲喜交集的心情，踏上川湘公路的車門，這樣便把我由天堂帶入了地獄，長沙的公共汽車上，赫然漆着「哀鴻遍野」四個大字，頓使我體會到「近鄉情更怯」的情緒。

長沙被戰火破壞不堪，然而尚無災區景象。走到衡陽，境況便完全不同。粵漢路的衡陽車站，可以代表整個湘南的支離破碎。當晚宿在車站近旁的一家伙舖。黃昏時候，我曾到湘江河畔一帶去閒遊。那無數的垃圾堆，幾乎沒有一堆尋不出好幾具餓死病死者的屍骸，沒人理會，一任蠅蚋姑嘬，發出難聞的臭氣。乞丐觸目皆是，妓女如過江之鯽，這些都是餓殍的前身。

人食畜糧

記者的家在常寧縣。這次在家住了整整四個月。現將親歷親見的事實，作一個概略的記述。

湘南農民的主要糧食，與其說是米，毋寧說是紅薯、小麥、和雜糧。普通說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戶，十月至明年三月吃紅薯。四月至五月吃小麥粥。五月至七月為青黃不接時期，全靠豆類等雜糧果腹。祇有八九兩月，農人纔多吃幾顆米。如去年大旱，乾死稻谷，要算地主最吃虧（他所損失的總額大）。乾死紅薯，纔眞的要農人的命，眼巴巴就斷送了他們半年的糧食。去年秋間，農人便開始沒有飯吃。冬初，紅薯收成，不到十分之一。典借變賣，好容易挨過年關，米價呈跳躍式上漲：由秋收時的三千六百元一担，漲到今年五六月，最高米價為八萬四千元。今年春天，就有些窮人吃草過活了。入夏以來，除少數薄有產業的農戶，可以高利向親

鄰挪借谷米外，其餘大多數採食蕨根、芋藏葉、紅薯藤、地皮菇、臭椿葉等。這些植物，配些米料油鹽，原尚可食。馴至後來，得食日艱，連猪牛也不吃的艾葉、芭蕉兜、野芋頭、荸薺艸、大葉絲、鴨舌草等，既無米麥攙合，又無油鹽烹調，都大嚼特嚼起來。後來竟至各人祇許採食自己田土內的草，連野生的草類，都涉及物權問題來了。幸虧去年因抗戰勝利，明令豁免田賦，這些野艸，總算沒有納稅，便宜吃了。

吸血動物

在二三月間，常甯的幾家大地主，還各囤着一些數目可觀的餘糧。他們眼光銳利，早看出今年的情勢不佳，設法要把這批奇貨妥爲安頓。他們的手法，大同小異，大都是先用「善鄰政策」。凡族人、親戚、友好，要借的就借，利息是大加十。雖然不過半年時間，便要本利繳長，然而這還是天大的人情。因爲別人來借，除要担保外，利息是這樣的：名稱叫做「賣新谷」，借時拿錢，秋天還谷。假如米價八萬元，一担谷便值四萬，新谷每担作價八千，一担老谷可買五担新谷。換句話說，這就等於大加四十。半年工夫，連本帶利，一担變成了五担。不過這還不如拿谷去特等災區買田；祁陽的田價，今年夏天，一担谷可買到一畝。據說我縣的頭等地主陽某，就拿免田賦剩下的穀，在祁陽買了二千餘畝田。今秋將有四千担租穀的收入。這些租穀和田，已成了陽某的既得利益了。

變亂之端

災民的飢餓，至於肚子餓至死而口裏不喊餓，還是我國數千年來順民訓練的結果。但是儘管你如牛羊般的馴，飢火燒起來了，也不免要在牢欄裏跳踢一兩下。我們鄉下，叫這種垂死的掙扎爲「吵飢荒」。就是某一小地段內的災民，聯合起來，齊向附近富有的人家去集體告貸。如不得到答覆，便一齊圍住他家，當吃飯的時候，自己動手煮吃，直到答覆爲止。他們所要求的數目，雖然是斗升之數，而且担保本利有還；但是常常得不到滿意的結果。這種團體行動，當然被認作動亂的開始。縣政當局，早已明令禁止。然若已發生，却也不便用機槍對付，只好任由富有者們，自己受爲招架。不過縣政府暗裏仍是要保護既得利益階級的。上述買田的陽某家，是被同保農民「吵飢荒」過的。他應付的方法是這樣：事前聽說將要來「吵」的時候，先出錢託當地的劣紳和保甲長等，以威嚇、利誘、離間、分化等手段，以圖阻止其發生。一到上述方法的壓力，敵不過飢火的熱力時，飢餓結成的伙伴，終於集合了。當這班不速之客，由陽村前面迤邐進屋時，陽某早由後門溜走，趕到縣政府去，商允了縣長，勞某某隊長的大駕（酬勞穀十担），率領警備隊的弟兄十名（每人差費穀一担），即時向陽府進發。兵到陽府，也祇能彈壓，而不能將飢客們立刻趕走。結果仍是妥協。陽某最後拿出最大限度的氣量，慷慨地借出一十五担穀。由十個甲長，出具本利期票，另覓妥實担保，「限至秋收，送至倉前，過車交量。」這樣，一百二十餘担飢客們的籮筐，纔一字長蛇陣，仍由陽府退出來。不久，縣府的差爺們，便也酒醉飯飽的走了。

盜竊遍地

借不到錢，賒不到吃，肚子又空，看見了可吃的東西，怎能不垂涎呢？在這樣的情形下，偷，是誰也不便拿道德的教條去苛責誰了。你田土裏的草，我有時去「偷」。瓜果蔬菜，高粱豆類，常常在園裏被偷，猪羊雞鴨，在家裏被偷，紅薯的種子，也被偷了。這是會影響今年紅薯的產量的。然而有什麼辦法呢？許多雜糧，爲着防偷，不到半熟就收穫了。這明明是一種極大的損失，爲了剜肉補瘡，爲了聊勝於無，有人將紅薯拔出來，摘下幾顆小薯，又栽進土裏去。

胆大力强，或兒女太多，負累太重的，偷無濟於事了，就不得不挺而走險，相約去搶。他們並不一定有槍，有的就是一柄鐵刀。黑夜劫家，白天搶過路人。在青黃不接那兩個月裏，平均每日每夜，都有搶案發生。五里堆，離城纔五里，連搶十幾次。縣府的監牢，無容足之地。劫匪中間有些滑稽角色：有一個，他利用了前年美國飛機上落下的機槍彈殼，裝上一個木柄，裏面裝些炮竹用的火藥，也就權當一枝短火，用以行劫了。被劫的人也有滑稽的，和尚廟，尼姑菴

，幾處被刼洗。有一次，五里堆白天刼搶一個祁陽人，他口袋裏只有一塊麥麩粑；這不是笑話，這是悲劇！

這中間還有一樁值得寫記的事實：在千百回搶案中，官匪間好像早訂定了一箇協定似的，匪沒有殺死過一個人，官沒有處決過一個匪。

死亡踵接

營養不良，營養不足，過分的勞動，都是疾病的原因。緊張、恐怖、憂慮、衰戚，都是足以影響健康的心理現象。生活在上述情況下的災民，怎能不病，不死？最先熬受不住的，當然是老弱和婦孺。現在舉一個一等災區內的村子爲例。這村子包括六十八戶，人口總數四百十四人。從去年八月到今年七月，一週年間，死亡小孩三十二人、婦孺六人、老年五人、壯年四人，共死亡四十七人，死亡率達百分之十一强。病症：小孩都是痳痘痾痢，老年多是黃腫病，壯年則或閉痧，或黃腫。現在瘧疾仍盛行，死亡踵接。

船來救濟

災民在餓、亂、病、死，難道除在防範他們大規模作亂外，就沒有人理會了嗎？像往常，本早有善士們來施粥發米了，而今年却的確很危險。假使我們不是列在戰區裏，由聯總來負責救濟的話，就可能沒有人過問。聯合國救濟總署，對湘南人民的恩惠實在太大了。一位活過八十多歲的老頭，手裏捧着在鄉公所領的五斤半麥粉，不知是喜悅還是感嘆，帶着戰抖的聲音說道：「我活到這麼大年紀，沒有見過像今年這樣的年歲。我從前只見送錢送米去完餉交軍糧，從沒見過鄉一年送麥粉給我們吃的。」的確，政府從沒有送過糧食給老百姓賑災的。這次的賑災工作，可算認眞。工作隊員，是不受災民招待的，在農曆五月初旬，災民領到第一批麥粉，一等災區，每甲兩份，一份五斤半，六月中旬，又領到第二批，數量激增了，每甲十份，一份六斤。據行總湘分署的佈告：每人每日發麥粉半斤，每十五天發放一次。事實上，一等災區，平均四百人中，可有二十人領到麥粉。向隅的二十分之十九，曾聯名呈請~~縣~~府設法加强救濟。不久得到一紙批覆：「仰候令飭~~該~~管鄉公所酌予辦理」。眞不料鄉公所除司轉解壯丁外，還是一個强有力的慈善機關呢！

賑粉共領過三次了。每次名義上爲七市斤。除了鄉公所扣去的「挑力」和「包耗散」外，總在六斤左右；無怪鄉公所每次都有餘粉，出售給麵店做洋麵。聽說第四批賑濟物資，內容非常豐富。有罐頭、有麥粉、又有小麥；但是結果呢，除了每個甲長家裏的小孩，玩着一個罐頭空筒外，其餘什麼也不見分發了。

聯總分配給中國不少的洋米，料來第五次發給的一定是洋米了。現在許多貧民，還仰長了頸子在渴望這邊長的「第五次」呢！

老實說：聯總的物資，對整個湘南災區不無幫助。但如果每一個飢民，都全靠他的麥粉來救活的話，恐怕後到的幾批，已很少人來受領了。湘災最有效的救濟者，還是鑽營利潤的商人。濱湖大豆登場的時候，無數大小木船，絡繹不絕的往返於湘江宜水。大豆的價錢，只有米價的三分之一。這樣地數百萬災民，纔眞正的得救了。

牢記教訓

這次湘災的慘重，是空前的，這在湘南人只能抱怨着自己的命運多舛，誰又敢說這是以政殺人！洞庭湖的穀米扯空了，尚可以由美國趕麥粉來補充，如果有一天，要命令將四川的鹽巴，都運出川來，然後由上海運醬油去四川接濟民食，那可有些吃不消了。

沒有到過災區的人們，也許會想像現在的湘南，仍是田隴荒蕪，人烟稀少的沙漠景象。實際上並不然。今年却是一次大大的豐收。假使現在還有人在被餓死的話，那麼明年將又是一次更嚴重的飢荒了。目前災區的人們，正好像初從窒息的防空壕內，跑入了一片廣大無邊的綠野，湘南的人們，正在甦醒，復蘇了！不過若是要他們恢復從前的矯健和壯碩，還需要相當時間的養息。

感謝吧！關懷着我們的友人！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已不是糧食，而是大批的藥物和醫生，尤所切望的，請勞記這次湘災的教訓，庶幾我們萬千餓殍，不致白死啊！

（一九四六・一〇・五・於湘南災區）

× × ×

浙江政情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杭州通信）去年九月初自日軍在富陽的宋殿簽字受降，黨政軍推進杭州，恢復二十六年敵軍在金山衛登陸以前的狀態，直到今年此時，已足足一年。浙江為過去八年來在抗戰期間所受的損失最早亦最大，所以在七十五縣一市中，保持着完整的，只有七個山僻小縣，淪陷過的有六十九縣，計空襲共一一五六次，投彈一七四八三枚，約計七十五萬磅。浙西的安吉、武康、長興、以及浙東的桐廬、富陽、松陽、蕭山等均全部燒燬。人口照最近的統計是一千九百六十五萬，比二十六年的二千一百七十六萬，已減少了百分之六・七。耕地六百萬餘畝，總面積四十一萬方市里，為全國最小的行省。為了這八九年來的天災、戰禍、疫癘的影響，浙江已非天堂可比。

今年改組忙

這一年浙江可以說是「改組年」。省政府由黃紹竑調沈鴻烈主席，省黨部由羅霞天調張強主委，省參議會由臨時參議會改組為正式的省參議會。議長競選是浙江民主的第一幕，當時有浙西的羅霞天與浙東的張強加入競選，結果羅霞天落選，原因據說是浙東代表比浙西多，同時某實力派參加到張的一方，以至羅霞天縱以破斧沉舟，放棄省黨部主任委員及參政員的地位來參加這必操勝券的議長競選，居然亦落了空。這一來，羅張原來均為國民黨陳氏下面的人，反而破裂為二；所以聽說陳氏常有電報囑二人仍應彼此合作，免被黨外人士譏笑（大意如此）。這次競選原來是要測驗民意是否對國民黨領導的同情與否，殊不知各縣參議會選出的省參議會的議員，均為國民黨所包辦，（按省參議員中由各縣書記長及曾任黨務工作人員者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其他百分之二十五亦大半均為黨員。）所以與其說是對黨外作測驗，不如說是對黨內爭某私人的控制。「我們的民主還在訓練的期間」，正如某參議員所主張的；「所以不要把參議會的決議案，當作真正民意的聖旨看。」這亦是某參議員所折衷的一句結論。由此可以證明省參議員自己對省參議會的信任了。

教育重控制

浙江省政府委員中此次只阮毅成與徐梓未調，其他均調動，尤以省教育廳長許紹棣的調職為奇突。許紹棣長浙江教育廳已十餘年，在這十年內浙江的教育造成了的人才，固然不能說沒有；但是一般的看來，浙江的教育水準，真夠不上，因為所辦的教育太注重形式上的「生活管理」和「訓導制度」。只把學生管得不會造反和不會活動就算了事，至於真正的科學教育不要說跟不上時代，就是考大學，亦頗有問題。所造就的青年是書獃子式的青年，讀死書多讀不思想。至於各中學校長亦均為黨同伐異的分子，教員亦有派系，所以與其說是教育青年，不如說是控制青年。所以此次新廳長來主張「質量並重」，而且極希望能把過去門閥之見打破，專心學術研究。

民族憂健康

浙江的民衆，經過天災人禍以後，身體的衰弱已成極普遍的現象，民衆中沒有染過瘧疾的，可以說是萬不得一。梅毒已佔人口百分之十至廿以上，在城鎮裏已達百分之四十左右。肺結核已極普遍的發展着。鼠疫在浙東仍極猖獗，一般老百姓無不面黃肌瘦，學生終日勞苦，晚間再加蚊蟲和臭蟲的侵食，尤為不安（中學生不許掛蚊帳，來硬抵抗蚊蟲的吮吸）。民族的健康，正是一國的基本。一個走路亦走不動的人，縱有文化教育、財富，亦是無濟於事；一個民族亦不能例外。要在這世界上競生存，要身體第一呀！

盜亦有盜理

浙江一般的道德水準尤為落後，每天耳聞的是些貪汚的公務員新聞，每天所目睹的是竊盜土匪搶劫的行為。最有趣的是一面搶劫一面還對被搶的人說：「還是國家辜負我們，不是我們存心要搶各位，現在實在沒法，所以向大家借些用用。」這幾句話，可以證明盜匪對搶劫行為的觀念，同時對被搶的人一種宣傳，說是這

案應當歸責於當局。我們常聽到以前論陷過的長者說：「目前除了殺人放火以外，不論社會秩序，行政效率，都是日本人有辦法。」所以我們要日本再教育，恐怕還得自己先再教育一下。

民生總艱難

浙江的田賦比額是五‧七五，目前經過省參議會向中央請免五成，雖經中央核准，減少負担許多，但是最近風雨成災，田禾均被摧毀。這是個極大的打擊。所以光是免了零數恐怕亦已無法起征。根本飯都沒有吃，如再要征，只有把田送給政府了。

開店的要負担營業稅，利得稅，以及其他的捐款。學徒、職工均有工會組織，提出的條件是，按照生活水準倍數給薪；所以有一位店主表示，現在開店的一些營利，完全給政府做，完全給相好們做，除非自己有店屋，自己的家族做職員，那麼才可以省些盈餘。

銀行錢莊都集中在都市裏，山僻縣份極少問津，既無計劃的限制，又不加以業務上之分工，徒增機構名稱，對當地真正需款的事業，反乏人照顧。只謀利息高的營利目的的業務，大家競着做，這亦是一件不經濟的事。

今年雙十節在杭州不比去年雙十節的歡欣鼓舞，浙江這一年來正在改組，看下年度是否進步些。

（十月十六日）

台灣鱗爪

章英

（本刊台灣通信）雙十節前夕，蔣主席向全國廣播，特別强調這勝利的大收穫——淪陷五十年一旦收復的台灣。同時在最近，外電頻傳琉球被美蘇重視的消息，我們站在一個中國公民的立場，更應如何關心這剛剛投歸祖國懷抱的台灣！在法理上，台灣是今日中國行省之一。但依目前台灣政制與實況來說，似乎已漸與內地隔離。是自治領？是聯邦之一？是封建的郡府？還是獨立國？

過去凡想到台灣來的內地人民，除公務人員奉命差遣，另有公事文書證明外，一般人是都要取得「派司」的。現在則已楷示「寬限」，但一旦離台，却仍要「出境證」。

××

光復後，爲體卹台胞，穩定台灣的經濟，不得不沿襲保留舊有的通貨「台幣」，這或許是政府的一番苦心。可是在前一個多月，央行宣布外匯調整的消息，甫傳此間，負責財政的首長，立採緊急措置，明令台幣也跟着「放長」，提高爲一比四十。難怪當時的貝總裁發表反對的談話，這驟然的措置，顯示自外於中央體系。

這一比率的紛擾，一直給鬧了好些時候，經過了多少要人的飛來飛去，在九月末才由台灣銀行掛牌爲一比三十五。這一次既無明令，也無談話——因爲業巳「明令」「談話」過了。最有趣的是既非一比三十，也非一比四十，來個不偏不倚，極盡中庸之道。

××

關於台灣與內地經濟的流通，已瀕於壅塞停滯，所謂「比率」也好，「匯率」也好，簡直是徒具虛文。普通老百姓想攞些生活家用，三中五請，多方挑剔，甚至於公務員的家屬津貼，有四五個月未能如數提取者，所見不鮮，更何論商業匯兌！多少正當的內地工商企業者，如何熱望向此間開發，鑒於目前的情勢，也只好裹足不前。據說這樣的故示限制，爲的防止「入超」。

現在此間大宗的物產，由「專賣局」專賣，輸出的由「貿易局」經營，這種統制經濟政策，這裏的解釋是政費賴以自給。因此而演進台北市政府也主辦起娛樂游宴事業的「國際大飯店」，而「新台百貨公司」也屬於貿易局管轄之下了。

××

自從以不僅打蒼蠅而且連老虎都敢打的劉闕長蒞台以後，雷厲風行一些時，結果是利之所在的「專賣」「貿易」兩局長，因貪污有據，經劉氏商請行政當局，立予「行政處分」，然後交由法辦。傳說接收的八百餘兩的烟土，竟短少了一半，說是統被螞蟻蛀光了，可見台灣螞蟻的厲害！

××

這裏有一位傳奇式的人物「沈顧問」，也可以說是台灣實際的執政者，舉凡行政、敎育、設計、技術各部門機構，隨時都有他的足跡，「顧」而「問」之，實至名歸！而且出沒無常，行蹤飄忽，眞正

做到能者無所不能；最近台灣的「五年計劃」，便是此人的手筆。

假使照目前台灣政治的施爲來下一個分析的話，那麼我們這裏的當局是南非的史末資？加拿大的金首相？却都不是！就統制經濟的政策而論，却有些地方類似閻百川之治晉，就如「沈顧問」之流人物的登場，又好像昔日韓青天之治魯，他只是尚未干涉到司法而已。

筆者所以特提這許多現實情況，無非對今後台灣將如何的演進，表示懷慮。也是凡我國人都應該關心。固然光復至今一年，政績良多，不能全然抹煞。而由日本人依法泡製來的「特殊化」，似乎今後在國防上，在意識上，都有重加考慮的必要。

×　×

在台胞裏，除了五十歲以上的老年人，曾身親甲午亡土之痛，和久居祖國目覩或躬參抗戰，知道備經艱難困苦才獲得勝利之果外，率直說一句話，現在青年的台胞，實有澈底再教育的必要。在過去日本統制時代，和戰時的種種動員，台灣的女人已盡其用，遑論壯年男子。他們各有職業，雖吃不飽，也還有飯可吃，他們從來受着「皇民化」的教育，以致數典忘祖。這些都不能怪罪他們。但祖國愛撫匡導的效果，又在那裏？他們最切身最嚴重的是物價的高漲，和求生之無所。於是他們開始怨望，他們不像他們的弟弟妹妹的熱心學習國語，把他們的記憶牽引到「昭和年代」，索性他們開口就說那熟極而流的日本話，由此而發生了「你們中國人」，「我們台灣人」的可悲的畛域來！

×　×

且再舉一個例：我在台南碰到一位台籍青年，他曾被日寇强迫徵召學習航空機械，最初在日本青森地方，受過嚴格訓練，以後又輾轉「滿洲」北平各地，勝利後，在服役北平的敵軍部隊裏，被脫離遣送回台。但是一年以來，他曾拿出許多被日本甄別航空及格的證明書，幾次三番想投效祖國的空軍充任修理匠，而始終不能得其門而入，結果他十分絕望。據他告我，不久要和我們分別了，因爲他已再利用日本的姓名，參加今秋的末批遣送，隨日僑去日，另投生路。像這個青年因憤激現實而產生的狹窄觀念，固不可取，而類似的情形還有許多，是值得重視的。

收復後的台灣。我們的理想以爲應儘量使我們的台胞瞭解祖國，關懷祖國，與祖國共休戚榮辱才是道理，而現在此間一切的施爲，形同化外，對祖國相視若秦越，這不能不歸咎於這一時「門羅政策」（？）的錯處。

近日頗有一二內地的考察團來台觀光，我深怕他們一則時日怱怱，忙於游宴酬酢，一則迷惑於日本人遺留下來這種現代都市的規模，甚至於北投草山溫泉區的風景，和日月潭的奇觀，而疏忽了今日台灣內在的情況和隱憂！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孟德遜—最幸運的作曲家

戴文賽

孟德遜（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於一八〇九年二月三日生於漢堡。祖父是大哲學家 Moses Mendelssohn 。父親 Abraham Mondelssohn-Bartholdy 是柏林的大銀行家，住在柏林萊比錫街三號。一直到今日，在德國和鄰近的國家裏頭還有孟德遜銀行。他們是猶太種的德國人，所以在希特拉的統治下，不只那些銀行家被虐待，孟德遜的作品也被禁止演奏。

孟德遜從小就表現驚人的音樂天才，十一歲就開始作曲。他很崇拜巴赫。他有兩個姊妹，范尼（Fanny）和利伯卡（Rebecca），和一個兄弟保羅。范尼亦很有音樂天才，會背彈巴赫的賦格曲，和孟德遜感情非常好。

孟德遜的鋼琴教師就是歌德的好朋友契爾特（Carl Zelter）。所以孟德遜十二歲的時時候就被請去彈給歌德聽，後來也常去見他。歌德非常喜歡這位神童（Wunderkind），又是好友的學生。孟德遜把第三號作品，B短調鋼琴四部合奏曲獻給歌德；歌德送他兩首詩，可惜都不算好詩，因爲歌德對音樂的了解不算深。孟德遜後來所作的八部合奏曲（作品第二十號）裏的斯克佐舞曲，是從歌德的「浮斯德」得到靈感作成的。

孟德遜家庭裏頭每星期都舉行音樂會，常到他家的客人包括大哲學家黑格爾（Hegel），大詩人海涅（Heine），和把莎士比亞劇本譯爲德文的 Ludwig Tieck 。孟德遜十五歲就寫了第四個歌劇「Die beiden Neffen」（英譯 The Two Nephews，兩個姪子，或外甥）。十七歲（一八二六年）作了那不朽的「仲夏夜之夢」序曲，今日音樂會裏常可以聽到它。主旋律如下：

5 | 1·5 1 2 | 2 3 5 | 4 4 3 2 | 5—3 |
1 7 1 | 1 2 3 | 4·3 2 1 | 1 7 5 |
1·5 1 2 | 2 3 5 | 4 4 3 2 | 5—3 |
1 7 1 | 1 2 3 | 4·2 1 7 | 1— |

孟德遜鋼琴和風琴都彈得很好，也彈小提琴和中提琴。成年之後不常練習，可是琴還是彈得很好。他不只對音樂有天才，對其他的藝術和技術也差不多樣樣都不錯。他會繪圖，有時候也寫詩。和朋友 Adolph Marx 合編一個家庭雜誌，在夏天名叫「花園時報」，冬天名叫「茶與雪時報」，當時好些有名的作家都替這個雜誌寫稿。孟德遜又是一位很好的運動家，對健身房裏的器械運動、游泳、騎馬、和彈子球特別精通。跳舞也跳得很好。同時代的作曲家李斯特，蕭邦、叔曼、羅西尼、梅耶比爾都是孟德遜的朋友。

孟德遜可以說是作曲家中間最幸福的一位。他自己有卓越的天才，家庭很快樂，有錢有地位有聲名，人家不敢欺負。他後來結婚生活也很美滿。一個人還能有更多的要求嗎？十全十美的一生。只可惜有一點大遺憾，就是孟德遜去世得太早，只活了三十八年。

在柏林大學讀書的時候，寫了歌劇「Camacho」，不很成功。有一次友人 Hanstein 病得很重，已經沒有希望了。孟德遜在他的病床旁邊作成E短調賦格曲。朋友死了之後，便加上柯拉（Chorale宗教合唱曲之一種）Istes wahr（那是眞的嗎？）來紀念這位朋友。這個旋律幾個月之後又用在作品第十三號的A短調弦琴四部合奏曲。一八二九年組織了一個音樂會，演唱巴赫所作的「根據聖馬太所述的受難曲」，自己担任指揮，那時候年紀只有十九歲。孟德遜喜歡巴赫的作品，他創立了一個赫巴研究社，監督巴赫全集的出版，每次開演奏會總儘量把些巴赫的作品擱在節目裏頭。

孟德遜非常喜歡海。第一次看到海是在波羅的海邊 Dobberan 那個消暑勝地，由海得到靈感來寫出歌德所作的一個劇本「Meeresstille und

glückliche Fahrt」（安靜的海與快樂的旅行）的序曲。後來遊歷意大利，又看見海。在拿波利（Naples）海邊的時候，孟德遜寫了這幾句話：「對於我，自然界裏最美妙的東西永遠是海洋。我喜歡海洋甚於天空。當我看見一大片的水在我面前的時候，我總覺得快樂」。

意大利的名勝古蹟激勵孟德遜來寫出一個「意大利交響曲」。最末了的樂章是一種名叫 Saltarello 的意大利舞曲，和 Tarantelle 舞曲有點相似。有人說慢樂章是以羅馬爲背景的香客進行曲。當時德國的鋼琴家摩雪勒斯（Moscheles）卻說孟德遜在寫這個慢章的時候，心裏想到了一個老舊的波希米亞民歌。

一八二九年孟德遜和朋友克林格曼（Klingemann）一同到蘇格蘭旅行。遊覽「荷里魯德」（Holyrood）古堡的時候得到了深刻的印象。瑪利王后曾經住在那間古堡裏面，她所喜歡的音樂師 Rizzio 就是於一五六六年在裏面被殺死的。凝視着那已經毀壞了的禮堂，孟德遜寫信給他的父母說：「我想今天我在那老舊的禮堂前面已經找到我的蘇格蘭交響曲的開端了」。他馬上把心裏所想到的旋律記下來，後來成爲這個交響曲的序的主旋。有人卻說，那個旋律是孟德遜在愛丁堡（Edinburgh）一間旅店裏從一個唱歌的女子聽到的。第二樂章的開始是一個五音（Pentatonic）的旋律，大部份的蘇格蘭民歌都是五音的，一二三五六還五個音，沒有四和七那兩個音。最好的例就是，「Auld Lang Syne」（往日時光）那首名歌。我國的許多民歌也是五音的。

好幾年以後，孟德遜被召到倫敦伯金罕（Buckingham）宮去見維多利亞王后，便把這個交響樂獻給她。王后的歌喉不壞，很有訓練。不過聲音不大。她唱孟德遜所作的歌曲請孟德遜替她伴奏。王后的丈夫亞爾培親王非常敬佩孟德遜。

孟德遜和克林格曼也同去遊歷蘇格蘭西北的赫不力得斯（Hebrides）羣島。在 Staffa 地方遊覽那有名的芬格洞穴（Fingal's Cave），裏面的玄武岩柱子看起來好像「一個給大風和巨浪彈奏的大風琴的內部」。同一天孟德遜寫信給妹妹范尼：「爲要使你明白赫不力得斯羣島影響我到怎麼樣，我把遊覽的時候所得到的樂調寫在下面。」所寫在信裏面的樂調後來成爲那偉大的「赫不力得斯」或「芬格洞穴」序曲的頭幾個小節。這段曲調聽起來眞像海浪澎湃的聲音。當晚孟德遜跑去拜訪一個蘇格蘭家庭。那天是星期日，蘇格蘭的規矩星期日不能彈奏的。孟德遜運用了外交手段婉轉地請求，才得到允許把蘊積在腦裏的樂音在鋼琴上彈出來。

一八三五年孟德遜到萊比錫指揮一個樂隊，又在那邊創設一個音樂院。一八三七年和佛郎府一位牧師的漂亮女兒 Cecile Jeanrenaud 結婚。婚後不久就被聘請到英國指揮他所作的神曲「聖保羅」，又被請在伯明罕（Birmingham）城音樂節裏演奏風琴和鋼琴，受聽衆熱烈的歡迎。爲了念念不忘他那新婚的年青漂亮太太，便匆忙回德國去。

八年後伯明罕音樂節籌備委員會請孟德遜替他們的城市寫一個神曲。孟德遜便寫了「以利亞」這個神曲，作品第十七號。他遂在一八三六年的時候就想要作這個神曲了，那一年在寫給克林格曼的一封信裏已經詳細提起他的計劃了。一八四六年孟德遜第九次到英國去，指揮他的神曲的最後幾次練習。八月二十六日早晨初次公開演唱「以利亞」開始沒有太陽，當孟德遜走進音樂會堂來正要坐下的時候，太陽光忽然從窗門射進來，因此受了聽衆熱烈的喝采歡迎。那天的演唱得到極大的成功，有四個合唱曲和四個獨唱曲被聽衆要求「再來一次」（Encore）！其中的一個獨唱曲就是今日常可以聽到的；O Rest in the Lord；（在主裏面得到安息）那首名歌。亨德之後，沒有一位作曲家在英國受到這樣熱烈的歡迎。大家都認孟德遜爲亨德的繼承人。誰也想不到，過一年孟德遜便在三十八歲的壯年時期去世了！

孟德遜作了好些「無言之歌」（Lied ohne Worte，英譯 Song without words），都很優美動聽。第一個獻給他親愛的妹妹范尼。他們兄妹感情眞是無以復加，只可惜都不長壽。孟德遜一聽到范尼去世的消息竟昏倒下去。健康因此大受影響，不久（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四日）他自己也去世了，到那極樂世界找他妹妹，找巴赫和其他的大音樂家去了！

孟德遜爲人十分守信用（也許因爲他生在銀行家的家庭裏）。答應人家一件事或者簽立了一張合同，總是很仔細很留心地履行。被約替「Ruy Blas」那個劇寫一個序曲；雖然他不喜歡那個戲，還是在兩天之內把序曲寫成功。「Antigone」序曲也是人家約他寫的。他替倫敦寫了「Melusina」序曲，和許多歌曲鋼琴曲，包括那十分流行的「春之歌」（Spring song）和那首美麗戲

肅的歌曲「乘歌之翼」(Auf Flugeln des Gesanges，英譯On wings of Song)。他對自己的作品總是修改又修改，有時候已經出版了，還再去修改它。

有一次摩雪勒斯寫信請孟德遜做他的兒子Felix 的「教父」(Godfather，小孩受洗禮時候的保證人)。孟德遜回去一封信，附着一張漫畫，和一首催眠曲(作品第四七號第六個)。一八三八年就答應當時的大提琴家大衛 (Ferdinand David)作了一個E短調的小提琴協奏曲，一八三九年又答應一次。不過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才完成它，由大衛在萊比錫 Gewandhaus 公開演奏出來。到一百年後的今日，它還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小提琴協奏曲。慢樂章的旋律如下：

3 — — | 4 2 7 | 6 — — | 5 — — | 5 4 3 |
2 6 4 | 3 — — | 2 — 76 | 5 1 3 |
2 — 76 | 5 1 3 | 2 — 76 | 5 1 3 |
5 — 32 | 1 6 4 | 2 — — | 5 — — |

一八三〇年孟德遜替「奧格斯堡懺悔」(Augsburg Confession)三百週年紀念會作了一個「改革交響曲」(Reformation Symphony, No.3)，裏面用了馬丁路得所作的聖詩「上帝是我堅固保障」(Ein' feste Berg ist unser Gott，英譯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孟德遜的大部份作品都帶着宗教意味，都有一種莊嚴安靜的美。「仲夏夜之夢」序曲的主旋，小提琴協奏曲的慢樂章，和歌曲「乘歌之翼」都不是宗教樂曲，可是作風都相同。悠揚秀麗，莊嚴肅穆，令人一聽到心裏就覺得平安快樂，多聽一些就會把紅塵俗務全忘記掉而生出一種超世之感。孟德遜是很幸運的一位作曲家，他唯一的不幸就是壽命太短。仔細想起來眞眞幸運的人還是我們，常有機會來欣賞孟氏遺留下來的美麗樂曲的我們。

代郵

各位撰稿先生：1.尚未接到本刊的先生們，住址固定後，卽乞　示知，以便按期寄奉。2.過去各期如有缺少者，卽請　函告所缺期數，當卽補奉。3.謹請源源　賜敎，充實本刊的內容。

編者

本刊啓事

一　注意定戶

凡惠函査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數，以便査辦。

二　四千元定戶注意（自創刊號起定閱者）

1.平寄者，至第十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掛號者，至第九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航寄者，至第七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三　五千元定戶注意（自創刊號起定閱者）

1.平寄者，至第十二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2.掛號者，至第十一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3.航寄者，至第九期款盡，迎歡匯款續定。
4.航掛者，至第八期款盡，歡迎匯款續定。

四　徵求直接定戶

1.平寄者，一次先付八千元，掛號或航寄者，一次先付一萬元。一律八折，款盡通知續定。
2.訂閱時，務請註明自何期定起・及寄遞方法。（平寄、掛號、航平、航掛）

五　一二三各期再版出版

本刊創刊號再版，第二期三版，第三期再版，均已印就；印數不多，補購從速。

每冊售國幣五百元。

尾頁

越北見聞回憶錄

雲野

　　筆者隨軍兩次入越，耳聞目覩，眞是酸辛千萬，欲哭無淚。

　　初入越北，看到愛吃愛穿愛玩的法國人，把越北的每個城市建設得花園一般美麗，繁華而不外露。夜間，當你在柏油路上或廣場上漫步，那道旁修長的加利樹，搖晃着明月，清風花香，背綠相映，眞是不夜歌舞，人間天堂。鄉村是一望無垠的黃金色的稻田，伸展到天邊；淺流，村舍，林樹⋯⋯星棋羅佈，那樣富有誘惑性的亞熱帶美，眞堪沉醉！

　　但這只是一件美麗的外衣。在諒山時，就有一個朋友告訴我過去法人統治越南的情形。法人一面以利祿官爵，收買越人，做他們統治的工具，一面捕殺有國家觀念的革命份子。他們在每個城市和村鎮裏，遍設妓館、舞廳、賭場、煙窟、來痲醉青年。僑胞過境要納過境稅；不論越人或僑胞，生了小孩子，要納人頭稅。駐越法軍對於越人的財產，可以予奪予取，對於他們的子女，可以調戲奸淫。越人在街上遇着法國官員，須跪迎跪送；遇着士兵，也須停步敬禮。凡此種種，使越人由富有變成了貧窮，由貧窮淪爲娼妓，竊盜，乞丐。

　　這個朋友所告訴我的故事，後來都爲筆者親歷的生活所證實。在越北，有成千成萬的竊盜和小偷，使人防不勝防，有成千成萬的沿街沿門的乞丐，有便宜到使人不能置信的人肉市場。

　　看越南臨時政府獨立宣言中的一段，也充分暴露了法人殘酷的統治：「政治方面他們剝奪了我們的一切自由權，他們對我們施行非人道的法律，他們在越南的中南北三個地域建立三個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傾權毀我們歷史上種族上的統一。他們設立監獄比學校更多，他們殘忍地酷刑我們同胞，把我們的革命運動沉溺在血河裏⋯⋯」。正如羅斯福曾經說過的評論：「越南是遠東統治得最壞的殖民地！」

　　越南獨立運動，有悠久慘痛的歷史；而其普遍與深入，熱烈與持久，則以此次爲最。其間有許多可泣可歌的故事：

　　據說在法軍的兵艦轟擊西貢時，幾個越南革命份子，背負着無數顆炸彈，游泳到兵艦旁邊，然後拉開信管，轟然一聲，與法艦同沉海底！另外幾個越南革命份子，遍身敷上棉花，燒上汽油，在深夜裏消入西貢法軍的軍火庫，燃着火，使軍火爆炸而同歸於盡。

　　一九四五年春，日軍完成佔領越南時，在距海防四十公里處駐紮着三百個法軍，而住在那裏的日軍却只有一班，他們光放出了空襲警報，法軍都拚命地跑進了防空洞，於是日軍就在洞口架起輕機槍來，完成了不流血的繳械。

　　日本兵是看不起法國兵的。有一次，一個日本兵在海防街上走，遇見一個中國兵，他很恭順地敬了禮。後面又來了三個法國兵，他却裝着不看見。法國兵趕上去，質問他爲什麼給中國兵敬禮，不給他們敬禮。他說：「我們向中英美投降，沒向法國投降，在越南的法國兵，早向我們投降過了。」三個法國兵大怒，從腰間抽出手槍來威脅。那個日本兵祇得委屈地向法兵敬了禮，但當他們剛轉身欲去時，那個日本兵却從身旁搶得了他們腰間的手槍，砰，砰，砰，射死了三個法兵，然後舉起槍來自殺了。

　　由海防通河內的公路上，有一座被壞的便橋，中國當局下令由俘虜營的日本兵修理。竣工後，立牌限制汽車通過，載重不得超過二噸半。有一輛滿裝東西的法國軍車不聽勸阻，闖了過去，結果把橋壓塌了。法軍當局商請中國當局轉令日本工兵重修。全體日本工兵向中國當局抗議：「橋是法國軍車壓塌的，應該他們來修。我們對於中國當局的命令，向來是絕對服從，只這一次是例外！我們全體請願爲違背命令而遭槍斃，也絕不爲法人服役！」

　　據說我守軍在海防用火箭砲擊沉法艦的那次，射手也是日本兵，所以才得命中。當時法軍砲火猛烈，關在俘虜營裏的日軍，自動請求發還武器，參加作戰。我軍事當局姑允其請，等到戰事結束之後，他們又把武器繳回，乖乖地回到了俘虜營裏上。他們曾經宣稱，如果發還其武器，他們可以在三十六小時以內驅逐南圻各地的法軍。事實上，現在也還有一部流竄未降的日軍在暗中扶助中圻某王的獨立，前在南圻與越人合作，抵抗法軍。

　　法軍對於僑胞的欺淩迫害，至今未改。自從法軍在西貢登陸後，藉口我僑胞資助越獨立運動的極端份子，該雖堤岸區僑胞，機遭焚燒慘、，被害者數百家，財產損失之鉅，無法估計！他們受的痛苦太深了，太久了，故沒有比他們更渴望於祖國的復興強盛的。在海防，我從華僑中學的學生及僑商多次的談話中，知道了許多情形：當去年九月底國軍剛到海防的時候，官兵日用品缺乏，僑胞就自動的捐獻；食米困難，他們一面自己無償贈送，一面代向越人購買；語言不通，僑中學生及知識份子就組織成義務譯員隊⋯⋯凡是國軍需要的，他們都可以拿出來，他們的共同願望只有一個：希望今後的祖國給他們檢這還暖，愛護他們，讓他們能抬頭挺胸，做一個堂堂正大的中國人！

西江月

太平洋舟中賀莎菲生日 有序

任鴻雋

三十五年七月與莎菲同渡太平洋。十二日經子午線，當得兩十二日。是日適爲莎菲生辰，同舟四人相聚爲賀，余亦作是詞以壽之。

曆日心頭記算，海程闊上安排。果然生日兩天借，此事何人能再？

應是天公有意，平均亞美誕才。從今一地一如來，作個摻花世界！

負生偶記（六）

　　世傳張猛龍碑，以「冬溫夏清」本爲最名貴。予廿四年秋，居平時，於某君處曾見銅山張伯英藏本，不惟「冬溫夏清」諸字完好，全帖字跡之清斷，即有正、商務皆印本，均所不及。又不以僞品。惟缺碑頤，殊異：時某君欲購之，張索價四百金，後予與某君絕交往，遂不知其所歸。

作者・讀者・編者

一

安平先生：奉讀「觀察」創刊號及八月三十日來示，敬悉。此刊已如期誕降，以先生之精神與努力，定能爲我國言論界放一異彩，樹一特幟，謹此道賀。雋等抵美後旅行各甚，不遑寧居，致無暇爲貴刊作文，至以爲歉。稍綴當略記所感，以報雅命。此次在太平洋舟中曾有一難得之事，當時會作小詞以記其事，茲錄如後。此頌

撰安

弟任鴻雋頓首

卅五，十，九

二

安平先生：到美已有兩個月，因辦理孩子入校事，奔走各地，未及爲大刊作文，然心中實未嘗一刻忘懷。日前拜讀創刊號中之「我們的志趣和態度」，感到無上欣慰。國事如此，社會人們情形又如彼，若非有後起英秀如先生者，我等之次心將更無法視教突。來信殷殷以哲等之同情爲念，感與慚幷。哲等之所以感到興奮，亦是同聲相應，欣遇同志耳。哲現暫住Cambridge，孩子學已順利上學。自下星期起，即擬開始爲國內讀者寫文，而第一篇定寄大刊，以表祝賀欽敬。兩位小朋友時時念及，他日如有照片，當寄一張。敬頌

撰祉

陳衡哲謹上

卅五，十，五

本刊自第九期起 每冊零售六百元

本刊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自第九期起，每冊售價改爲國幣六百元：其原因如左：

排工：自十月八日起，已加價二成
印工：自十月八日起，已加價二成
裝訂費：十九月底起，已加價五成
廣告費：上海大公報十月中旬起，已加價八成
天津大公報九月中旬起，已加價四成
重慶大公報十一月起，將加價五成

我們爲顧全讀者負担起見，過去數期，盡量維持原價。自第九期起，始改售六百元。讀者諒之。

觀察週刊社啓

本社股款收據第二十二/二十三號作廢啓事

本刊籌備期間，曾由陳維稷君代向劉稻秋陳彬龢兩君洽認股款各一股，每股國幣五萬元。當由本刊籌備人于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出具第二十二號劉稻秋君認納一股收據一紙，第二十三號陳彬龢君認納一股收據一紙，均交陳維稷君轉致。其後劉稻秋陳彬龢兩君因故未能將認納之股金，如期繳付，本社所開上述股款收據二紙亦被劉陳兩君遺失，未能退還，因特聲明。上述兩紙收據一律作廢。

觀察週刊社啓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出品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中宣部甯(35)刊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